老里八早

呒没“三五”台钟结勿了婚

文/钱红春

阿拉屋里向有一台“三五”牌台钟，因为来历特别，我邪气珍惜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我准备结婚，迭个辰光，大到家具，小到自来火，侪要计划供应，但靠亲戚朋友帮忙，结婚个用品也勉强备齐，只有女方爷娘提出个“三五”牌台钟一直呒没着落。

“三五”牌台钟因为走时准，还会报时，当时吃香得勿得了。迭种台钟搭仔当时个缝纫机、脚踏车、电视机等一样要凭票供应，但又勿像其它日用品或副食品每个月有计划。掰类票证侪是按行业系统分配到厂里，啥辰光有，分配点啥个票子侪勿敲定。再讲一爿厂几百号人，一塌刮子就几张票，为求太平，厂里侪是轮流分配到车间，由车间再分到小组，组里大多也是采取摸彩个办法解决。“三五”牌台钟是当时所有系统分配个票证品种中价钿最便宜个，告咾特别紧张。自我进厂，阿拉组里就呒没分到过台钟票，即使分到，摸彩也勿一定摸到。再讲我复员回到上海勿长，朋友勿多，厂里人头勿熟，也勿好意思对人家开口。更加要命个是，“钟”与“终”读音相同，钟是勿作兴让人送个，结婚就更加勿可以，否则就变成“送终”。为了迭台钟，我多次告女方爷娘协商，但伊拉就是勿松口，真担心迭桩婚事会因钟而终。我一道做生活个陈师傅晓得以后，一次次帮我寻分配票证个工会干部，但侪打了回票。

正当走投无路个辰光，有一天上中班快下班辰光，陈师傅突然将一张纸塞到我手里，悄悄点对我讲：“台钟票，快点去买来把婚事办了，千万勿要过期。”迭个辰光，我开心得勿晓得讲点啥，但又觉得邪气奇怪，介紧张个台钟票，伊是从啥地方弄来，又是哪能弄到个呢？

陈师傅告诉我，掰张台钟票，是伊老里八早带过、后来调到其他厂当生产组长个徒弟弄来个。原来，自从伊晓得我因为缺张台钟票结勿了婚，厂里又勿能解决，就垃拉外头到处托人。前几天，伊当组长个徒弟小组里分到一张台钟票，为了弄到手，就串通自家要好个小兄弟，随后当仔大家个面折叠摸彩纸条个辰光，偷偷个垃拉画有“台钟票”记号个纸条里包进一粒黄豆大个小石子，当折好个纸条撒到桌面，事先“有数”个小兄弟抢先用手掌心一揿，一记头就摸到了台钟票。

等我买好台钟呒没几天，陈师傅对我讲伊拉徒弟组织摸彩个“西洋镜”，勿晓得哪能穿绷了。我吓仔一跳，勿晓得哪能办。陈师傅随即笑笑讲：“还算好，大家非但勿闹，还倒过头来安慰组长讲，早晓得迭能，就勿要出花头摸彩哉，只要讲一声，阿拉勿会勿同意个。”我一听，又是感动，又激动。

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，虽然多次搬场，结婚辰光个物事大多已呒没踪影，但迭台“三五”牌台钟非但舍勿得淘汰，还有意摆垃随时随地看得见个梳妆台浪，我对掰台钟个感情是随便啥名牌钟表都勿能替代个。

沪语讲堂

神奇的『哎、安、凹、欧』（下）

文/丁迪蒙

“凹” 掰个音普通话里也呒没个。但是英文里向有个，“good”，“door”，里向就有掰个“凹”音。

掰个“凹”上海人也常庄用。比方：甲：侬搭我一道去好哦？乙：凹。

征询意见后，对方同意就讲“凹”，意思是“好个”。

“凹”是呒没声母个，可拿伊直接拼到声母里去。凡普通话里韵母是“ao”个，沪语里侪用“凹”。比方：b、p、m、d、t、n、l、g、k、h、ji、qi、xi、z、c、s，声母后加“凹”就读“包、泡、猫、刀、套、脑、老、高、靠、好、交、巧、小、早、朝、草、超、少、扫”了。

用个儿歌帮侬来读好掰个音：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，外婆叫我好宝宝。

“欧” 掰个“欧”，上海人也常庄要用。比方：“欧，阿拉赢喽，伊拉输脱喽！”表达一种开心个，小人看人家好戏个感觉。

掰个音普通话里也呒没。哪能读呢？“凹”个嘴巴是圆个，拿伊拉开变成功扁个就对了。“欧”呒没声母，拿伊直接拼到声母里去。掰个音对应普通话里个“ou”，凡普通话里韵母读“ou”个，辣沪语里侪是“欧”。比方：m、f、d、t、n、l、g、k、h、ji、qi、xi、z、c、s，声母个后头加“欧”个音就读“谋、否、斗、偷、楼、狗、扣、后、九、秋、修、走、周、凑、臭、馊、手”了。

用个儿歌帮侬来读好掰个音：落雨喽，打烊喽，小八腊子开会喽！

掰个四个汉字个沪语发音邪气神奇。只要“哎”“安”“凹”“欧”会得讲，上海闲话发音就变得老便当了。

沪上老照片

迭排高层当年鹤立鸡群

漕溪路万体馆对面迭排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造个高层，伊辰光仍旧是上海个名片。看看天际线几化空阔，路浪向轿车还难见踪影，清一色个脚踏车流，唯一一辆助动车，还开辣现在看来老吓人个机动车道高头；伊辰光迭头看上去哪能介冷清、冷落？原因当然是徐家汇开外千米已属市区边缘，再千米开外就是农田……掰张照片摄于80年代初，回过头去看看老照片，勿由人勿感慨万千！

陆杰 摄 林庸 文

远开一点

吃头势

文 / 彭瑞高

上海是个非常讲究“吃”的城市。城里的上海人，吃得精致，吃得鲜美，吃到了“艺术”的程度。仅一只“蟹粉小笼”，要下多少工夫：大闸蟹的脚，要一只只掰下来；蟹脚里的肉，要一节节通出来；蟹黄、蟹肉、蟹膏，拆出来又另有一功；包子出笼，只只拇指大小，看上去玲珑剔透、汤汁荡漾；啜一口，鲜透五内；来一笼，齿颊留香……

郊区农民，不是这样吃的。他们耕地播谷、种菜插秧、挑担浇粪……力出得多，汗出得多，体力消耗大，他们的吃头势，要比城里人着力得多。别的不说，就拿婚宴酒席来说，城里人一般是“一顿头”；乡下对不起，要么不办，要办就是“三日头”。也就是说，结婚办喜事，往往要吃三天；十几桌酒水，百多号亲友，日日都要从早吃到夜，这个“吃头势”，城里人是吃不消的。

这“三日头”酒席，每天都有讲究。第一天开场接客，是“热灶酒”；第二天正规办婚仪，叫“正日酒”；第三天收场酒，还有个好听的名字——“邀老客”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“十里不同风，百里不同俗”，通常解释是：新郎新娘“回门”时，邀请娘家的长辈到夫家来吃酒，这叫“邀老客”。其实，真正来吃酒的，“老客”并不多，“新客”倒不少，年轻人胡唷胡唷的，都是他们的市面。

乡下的吃头势，不只是“三日头”排场，连菜水都是实实足足的：全鸡全鱼全鸭不算，蹄髈都是整只整只上。像“蟹粉小笼”那样的细巧货，乡下行不通。你就是蒸一千笼上来，也保证给你扫个精光。

茄山河

见过监牢里个陈璧君

文 /任君璧

辣提倡讲沪语个当今，倒让我想起自家老早个一段往事。

我是1937年生人，以前住大自鸣钟附近长寿路344弄4号。我生活个环境大家侪讲沪语。

辣沪语中，“任”有两种读法，一为与“陈”同音，另一种与“人”同音。但很多人都读陈音。我辣上幼儿园、上小学辰光，老师、同学还有屋里个大人，常常习惯个把我叫作“任璧君”，即与陈璧君同音，有个老师会更正，有个就习以为常了。我年幼无知，也勿以为奇个随大人们哪能叫，勿当回事体。

1948年至1949年间，临近小学毕业，我也懂了点事。恰逢有机会到提篮桥监狱参观，而且晓得监狱中关了一个罪大恶极个犯人叫作“陈璧君”。乃末我作死作活个要跟随大人们去……我因此看到一个比较大个单人牢房里，有一个戴仔圆圆个黑边框架眼镜个老太婆辣踏缝纫机。大人告诉我，迭个老太婆就叫作“陈璧君”。掰个辣我幼小个心灵中，真有点勿知所措，也有眼勿可理喻。

五十年代我从上海第一女中毕业进入南京大学后，有意识个查找文史资料，把1937年–1949年抗战八年及解放战争四年个有关历史、有关人物个材料弄了个明白，因为江苏省图书馆内有勿少内部参阅个文史资料……四年功夫我想将掰些材料作为毕业论文个资料再进行整理，梳洗……结果拨指导老师否定，伊讲掰是历史系个生活，依须写中文系个毕业论文。呜呼，留下个只有遗憾和伤心了。

我理解大人们把我误读陈璧君只是一种口误，或者辣当时评论陈璧君作为汪精卫老婆等等流传个习惯而已，搭我呒没关系，我也呒没“精神负担”；掰反倒促使我额外阅读了不少文史资料，长了见识。掰又未尝勿是一种收获呢！

闲话闲画

踵头、寿头、滑头、木头

文图 / 阿仁

又要过年了。过春节个节目单上吃是重头戏。吃酒、劝酒、灌酒、拼酒是上海老男人个重中之重。勿吃到酒水糊涂决不收兵。好几年前，我是酒喝多了。朋友老刘执意要开车送我。伊也吃酒吃得走起路来七歪八牵了，以现在个讲法是醉驾了。一部普桑是开得走走停停。亏得半夜三更马路浪勿见人车才呒没闯穷祸。后来只好停下车子困觉。一寪【huak】到天亮。近来又碰到老刘，问伊还会勿会吃过老酒去开车子。伊讲：“侬当我是踵【cong】头啊？吃酒勿碰车！勿单单是为了怕警察检查，还是为了大家个安全。社会发展了，自家要识相……”掰只老牌子踵头终于进步了。上海闲话里的踵头就是指出头鸟、欢喜事事冲辣最前头个人。踵头也有写成冲头个。不过专家认为如此辣声调上勿够确切。业余爱好者图个方便少写几笔发发短信也就马马虎虎算通过了。踵头还有另外一层意思，即被别人敲了竹杠而多花了铜钿个朋友。“掰只手表是大卡个。依做了一记踵头了。”勿做踵头个要诀是“宁停三分，不抢一秒”。凡事要冷静点，多多盘算所言所行个后果。做踵头是戇大。切记。

老是做戇大个人，上海人称之为寿头。勿但傻，而且还百般坚持、硬撑到底个人就成了上海闲话里个寿头码子？有一点点寿头寿脑个朋友还是蛮可爱个。但是寿到死勿领笨、勿肯听从别人好意相劝个脚色，上海人对此更促掐个讲法是“一只寿棺材”。勿见棺材勿掉泪，是也。以寿、以寿头来自嘲自己讲了傻话、办了傻事也是常常可以从上海人口里听到个。与寿头正好相反个上海闲话为滑头。滑头顾名思义就晓得掰样个人油滑得很，讲一套、做一套，勿守诺言，勿讲信用。从滑头引申出来即是滑头货。滑头货可以指人：“依还敢相信伊？人人都领教过，伊是一个滑头货！”滑头货可以指物：“掰条马路浪呒没几家正宗店家，大多数是卖卖骗骗人个滑头货！”不过上海人还会用小滑头指十分聪明、交关乖巧个小囡、小青年个。此时小滑头有点像爱称了，表达了老长辈个满心喜欢。“喔哟，几个小滑头也来了。今朝闹猛了！”

普通话里木头木脑个人，上海人简称为木头、木头人。“新来个伙计是一块木头，拨都拨勿动。”“阿拉先生进了厨房间就是木头人，连几只碗盏都汰勿来！”上海人对各种各样性格、脾气个人个称呼都简化了，以一个“头”字概括。还可以寻出勿勿少少个头来。以后再表，留一点噱头吧。